



第一辑

مجلة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伊斯兰文化

Islamic Culture

主 编

丁士仁

副主编

丁俊虎 隆

甘肃人民出版社



第一辑

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

مجلة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伊斯兰文化

Islamic Culture

主 编 丁士仁

副主编 丁 俊 虎 隆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文化. 第1辑/丁士仁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26-03632-7

I. 伊… II. 丁… III. 伊斯兰教—宗教文化—文集
IV. B9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448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封面设计:马吉庆

伊斯兰文化(第一辑)

丁士仁 主编

丁俊 虎隆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65 千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3632-7 定价:30.00 元

مجلة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以此敬献给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赴海外追寻
知识、探求民族发展之路的穆斯林学子们！

序 言

喇敏智

近几年结识了一批年轻的穆斯林学者，他们不俗的谈吐，文雅的举止，清新的文笔，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观点和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对事业执着的热爱，深深感动了我，亦使我心理年龄年轻了许多。最近，他们又把各自的得意之作（或处女之作）加以修改润色后结集出版，以纪念自己赴巴基斯坦等国留学二十年，并盛情邀我作序。为鼓励后学，我欣然允之。

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及中亚、南亚、北非诸国有着广泛而悠久的“丝绸之路”、“香料之路”交往，尤其是与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亚等周边邻国有着源远流长、唇齿相依的友谊，使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多元文化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姿的东方文化体系。

改革开放使伟大中国打开国门，打破禁区，许多平民百姓的孩子走出去求学深造、经商务工，呈现出了对外文化交流、人才交流、经济交流、科技交流的大好局面。这些年轻人胸怀祖国，自觉肩负起“民族振兴从教育抓起，从自己做起”的重责，在异域迎接人生挑战，接受多元文化熏陶。他们吃苦耐劳，思想活跃，勤学敏思，眼界开阔，探索真理，苦读精研，寻觅正道。经过不懈努力，练就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他们中许多人抱着拨云见日、正本清源的治学态度，遨游于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乌尔都文化、阿拉伯文化的知识海洋中，学海拾贝，集腋成裘。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西部热土，热爱家乡与民族文化，不囿于

喇敏智：原甘肃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甘肃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

见闻，不盲袭一家之言，不抱门户之见，博采众长，求学问道，见闻日增，心智开启，学有所获。回国后又扎根于西部，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大多从事公立或民办的高校教育和科研，潜心学术，献身教育，正在脚踏实地地走着人生奋斗之路。

这本由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精心编辑的伊斯兰文化研究论文集，就是近年来伊斯兰文化研究成果中的一本比较有分量的学术佳作，作者大多是多年来在国外留学的穆斯林青年学者，文集集中的论文既独立成篇，文责自负，又联篇成册，众口说教，涉及的内容较为宽泛，在伊斯兰文化研究及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借鉴、相融合方面迈开了新步伐。其价值、作用、特点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其中也并非篇篇精彩，有的尚欠火候，须打磨锤炼。但它确实凝聚了青年学者苦心学习，追求真理，潜心研究的点点心血，映现出年轻人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和奋进创新的风采，闪耀着新一代学人的智慧火花。《伊斯兰文化》是异彩纷呈的理念碰撞，必将能迸射出伊斯兰文化的光芒，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新一代穆斯林青年学者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探索者、开拓者和友谊的传播者。

小草诚言心底绿，花虽无名也为春。我们期待在今后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发挥伊斯兰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方面，学者们、专家们、阿訇们、一切志士仁人，尤其是具备中、阿、英三种语言能力、汲取了多种文明养分的年轻后生们，登高望远，胸怀中华，放眼世界，弘扬正道，与人为善，导人向善，用知识、智慧、真理、正义、正道、和平、和蔼、和顺、和谐的精神来塑造新时期穆斯林的新形象。让所有的中国人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快乐而有意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二零零七岁末年初于兰州



مجلة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Islamic Culture

目 录 | CONTENTS

序言 喇敏智 (1)

文化纵论

“百年翻译运动”及其贡献 张志忠 (3)

浅谈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 潘世昌 (18)

略谈泰伯里的历史巨著《历代民族与帝王史》 金忠杰 (31)

也谈“消经”《开以达尼》 虎 隆 (39)

布哈里和他的圣训集 祁学义 (50)

伊玛目艾卜·哈尼法是否再传弟子考
..... 艾布·嘎西木·穆罕默德·阿布杜·嘎迪尔著, 金忠杰译 (64)

阿拉伯语——伊斯兰文化的桥梁 马吉德 (70)

义理研究

对伊斯兰诸多问题之我见 马福元 (79)

试论穆斯林生活中务实的科学精神 张维真 (95)

教法学派的产生及我们的立场 马守明 (102)

解读“辞朝演讲”的文化意蕴 马和斌 (115)

浅谈阿拉伯文化中“都阿”的语言蕴意 马世文 (123)

从云南清真寺建筑的演变论回儒对话 马利章 (132)

 哲学宗教

阿拉伯逍遥派哲学集大成者伊本·如什德的哲学观 丁士仁 (139)

铿迪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介绍 M.M.谢里夫著，杨捷译编译 (146)

“终极存在”的本体论证据 潘世杰编译 (154)

“德化”教育 黎永祥 (163)

修身洁行 安萨里著，马玉龙译 (170)

伊斯兰宗教禁忌与和谐社会 唐雪梅 (180)

 前沿思潮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述评 丁 俊 (189)

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 马效佩 (197)

南亚宣教组织的产生及运行机制 王根明 (207)

从西方的视角看阿拉伯穆斯林 敏剑峰 (226)



文化纵论



مجلة 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Islamic Culture

伊斯兰文化

“百年翻译运动”及其贡献

张志忠

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顿在他的《历史绪论》中说：“阿拉伯人天性近于文化，能从所交往的民族吸取益处。”中世纪伊斯兰文化，尤其是穆斯林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就是通过大量的翻译媒介，受着浓郁的希腊、罗马思想的推动，并在波斯、印度伦理、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伊斯兰帝国时期，各种不同民族的文明深入交流、融合的典型表现，就是开展了把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伍麦叶王朝时已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尚未形成大规模的活动。到了阿拔斯朝时期，大量的穆斯林参与了这项文化活动，掀起了一个翻译古典文明成果的高潮，历史上称之为“翻译运动”。

一、翻译运动的起因

1. 宗教辩论的需要

在伍麦叶王朝后期，穆斯林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徒之间、穆斯林内部展开了宗教辩论，犹太教和基督教徒运用古希腊哲学与逻辑学同穆斯林进行论争，穆斯林为了在辩论中取胜，保卫自己的宗教，便埋头钻研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并将这类学术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以借鉴他们的方法。

2. 穆斯林迫切希望了解外族文化

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阿拉伯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阿拔斯王朝的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汲取先进文化，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各方面的需要。

张志忠：男，甘肃临潭人，西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因为阿拉伯语的日益普及，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外族人学会了这门语言，他们用阿拉伯语著书立说，同时，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译成这种通用语言，以便夸耀本民族的优秀传统。

再次，阿拔斯王朝的好多哈里发都很欣赏和喜爱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非常重视对这些文化成果的翻译和整理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阿拔斯王朝时穆斯林把翻译活动推向了高潮，形成了翻译运动。在翻译运动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纷纷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从而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

二、翻译的历程

事实上，早在伍麦叶王朝时期，根据伍麦叶王朝一王子的要求，开始将其它文化译成阿拉伯语。据查希兹记载，首先把外国的星象学、医学和炼金术译为阿拉伯文者，名为伊斯塔芬。据传，哈里发欧麦尔二世曾命令巴士拉的基督教徒马希尔·朱韦希把一本基督教士艾荷兰·本·艾尔尤尼用叙利亚文写的医学书译为阿拉伯文。但是，当时的翻译都还是自发的个人行为，是自由的，零星的，而不是政府组织的，没有系统性，只涉及到有限的科学领域，且多为实用性科学，如医学、化学和星象学等，但对当时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阿拔斯王朝时代的大规模“翻译运动”的重要开端。伍麦叶王朝时期翻译家在翻译活动中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在阿拉伯翻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篇章。这些翻译家不愧为后来大规模翻译运动的开路先锋。

阿拉伯翻译的鼻祖是7世纪后半叶哈利德·本·耶齐德·本·穆阿维叶（卒于公元704年）。他是伍麦叶王室麦尔旺家族的一大才子。伊本·奈迪姆在他的《书目》中对他评论说，“他是阿拉伯人中最早的翻译家”。哈利德虽然自己不懂希腊语，也不懂古叙利亚语，但是他把生活在叙利亚的希腊人组织起来，责成他们为他翻译希腊文、古叙利亚文和科普特文的学术专著。其中以有关医学、化学（炼金术）方面的著作为主，同时，他对托勒密的著作也较感兴趣。

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以阿拉伯语为母语所作的第一次翻译，所以，翻译首先是叙利亚人，从叙利亚文，然后是从希腊文，接着又有人将一些波斯语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一时期较著名的翻译家有伊斯塔帆·葛迪姆、拉希卜·鲁米、马赛尔·琼韦等。



通过这第一次翻译尝试，阿拉伯穆斯林充分意识到了阿拉伯帝国疆域以外的民族无论在医学、化学，还是在哲学、伦理思想、宗教等方面均有值得自己吸取的东西。

阿拔斯王朝的翻译运动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 754 年~809 年，即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执政期至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执政期。这一时期被译成阿拉伯语的印度科学文献，除《西德罕塔》，还有数学和天文方面的专著如《悉曇多》、医学方面的如《苏色卢多》。一些有关天文学、医学方面的希腊文献和著作有叶哈亚·伯特里格（卒于 810 年）翻译的托勒密的四部有关星体测定方面的论文——《四部集》。这一时期由希腊语、古叙利亚语、古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科学文献著作，不仅仅局限在医学、天文学两大领域，已开始涉及数学、逻辑学、哲学、伦理学诸方面，如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就有托勒密的《麦吉斯帖》，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和其他数学论文，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方面的专著《分析前篇》、《范畴学》、《解释学》等。从古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有尤尔菲列尤斯的有关逻辑学的著作《伊赛果吉》。从波斯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有寓言故事《克里莱与迪姆乃》（带有伦理色彩）等。第一阶段的翻译较注重实用性。

第二阶段：公元 813 年~833 年，即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麦蒙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已从原来的注重实用价值转向注重文化、学术价值。阿拉伯穆斯林通过近 100 年的努力，在自身文化素质上已经具备了吸收外来高层次文化的条件。曼苏尔、拉希德时期的翻译运动造就了一大批热衷于宣扬希腊、波斯、印度文化的文人。

麦蒙时期翻译的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法律篇》、《蒂迈欧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产生》、《天空和世界》、《论生灭》、《论灵魂》、《形而上学》、《论道德》、《诡辩》、《生物史》、《精神论》，以及欧几里得的《未解决的问题》，托勒密的一些有关数学、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盖伦所著的七本解剖学巨著等。

到了第七任哈里发麦蒙时代，译书事业达到顶峰，形成中世纪著名的“翻译运动”。

麦蒙设翻译馆，聘请各方学者，集中在巴格达，从事有计划的、正规的翻译工作。当时主持翻译工作的，是基督教徒侯奈因等。在这期间，希腊、波斯的古籍，包括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几乎全部被译成阿拉伯文或叙利亚文了。这个时期

的翻译工作达到了顶峰，是百年翻译运动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除约哈纳·本·买斯韦、侯乃尼·本·伊斯哈格·伊拜迪、哈贾吉·本·麦塔尔和叶哈亚·本·伯特里格外，较著名的还有贾尹希·本·哈桑、撒比特·本·果拉、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法拉甘尼、朱尔吉斯·本·伯赫帖舒、哈桑·本·赛海勒、诺伯赫梯等。

第三阶段：公元833年~公元10世纪后半叶。在这100余年时间内，哈里发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翻译活动继续得到各任哈里发的支持，并被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这一时期整个学术活动不可或缺的组织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这一时期翻译的学术文献，仍以希腊为主。如柏拉图的《申辩篇》、《青年的礼仪》、《几何原则》。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驳辩》、《论雄辩》、《诗学》，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感觉和被感觉》等，以及他的有关伦理方面的十二篇论文。加连林的《歌声》、亚里士多德的《论和谐》和《论节奏》、欧几里得的《论音乐》和《论卡龙》，毕达哥拉斯的有关音乐方面的文献等。

节译的柏拉图的著作有《斐多篇》、《高尔吉亚篇》、《克利托篇》、《欧梯弗罗篇》、《普罗塔格拉篇》、《斐德罗篇》、《诺曼篇》、《拉该斯篇》、《查密迪斯篇》等。

除此之外，从其他语种翻译的主要著作有《乃卜特农书》、《旧约》和印度萨斯库利特的有关音乐方面的论文。

这一时期穆斯林的翻译家不仅注重对原著的翻译，而且还翻译了许多亚历山大学派对亚里士多德原著的注释本，从而使学术研究更趋系统化和科学化。

这一时期杰出的翻译家有，伊司哈格·本·侯奈因、基斯塔·本·鲁格、艾布·阿里·本·宰拉阿、叶哈亚·本·阿迪和迪麦什基等。

三、翻译运动的特点

1. 哈里发和王公贵族重视翻译事业

在阿拔斯王朝，翻译被制定为一项政治和国策，而不再取决于这位哈里发或那位王子的意愿。

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几任哈里发，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君主，都积极提倡学术文化，他们聘请各国学者，集中到巴格达来，哈里发亲身参加研究，如



麦蒙建立“智慧宫”，设立翻译馆。麦蒙本人也经常与各方学者们在“智慧宫”讨论学术问题。他每周三亲自参加学术活动。

“智慧宫”是曼苏尔时期建立的图书馆，拉希德时期加以扩展，在麦蒙时期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宫”。它是大型书库、知识殿堂和翻译局。当时，它是继公元前3世纪建于亚力山大的博物馆之后的最宏大的文化机构。

阿拔斯王朝为“智慧宫”及其学术活动投资了大量资金，用于购置文稿，为翻译者、学者和管理人员支付工资。麦蒙时期的翻译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据史料记载，专业翻译工作者除每月可得500第纳尔（金币）月薪外，优秀翻译家还可不定期地得到哈里发或宫廷其他官员的巨额恩赏。如侯奈因所译的文献、著作，麦蒙赐“以译稿的重量，以等量的黄金报酬他”。

著名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占领了一些东罗马的城市后，曾派人去搜集希腊典籍进行翻译，并给予翻译人员以很多的物质待遇。

哈里发麦蒙则亲自给东罗马皇帝写信，要求统一派人前去搜集有关哲学、数学和医学的书籍，获同意后，他立即派人去君士坦丁堡大量收买珍本，运回巴格达，组织人力翻译。

哈里发麦蒙从阿拉伯世界内外获得了其它各种文化遗产的文稿。如他从多处获得了希腊遗产的文稿，他曾向塞浦路斯统治者索求希腊哲学书籍。历史学家们说，那些书籍封存在书库，未曾动过，但塞浦路斯统治者答应了他的要求。另外，他还向拜占庭帝国皇帝通信，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得到了另外一些希腊文稿。

哈里发麦蒙气度恢弘，广泛招揽各方人才，不问宗教信仰，也不管是什么民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被罗致到巴格达来，给以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研究，自由探讨。因此，“智慧宫”有大批基督教、犹太教和萨比教的学者。

2. 营造了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学术气氛

这次翻译运动具有国际性，参加翻译的学者，包括各国、各族和各教的人，这些学者尽管其信仰、种族和肤色不同，但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果都属于全人类。从这一科学信念出发，麦蒙打开了阿拉伯语翻译之门。

巴格达“智慧宫”翻译馆虽是哈里发王朝的国文学术机构，却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它不仅是图书馆，而且也是进行翻译、编辑、抄写、讨论的中心，同时也是开展东西方文明对话的一个舞台。馆中重要的人员既非全是阿拉伯人，也不全是穆斯林，而

是由哈里发由东、西各国选聘来的。哈里发麦蒙提倡学术，主张宗教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精神，兼容并包的气魄，实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侯奈因，希腊人，属阿拉伯阿巴德部落，奉基督教聂斯托利教派。

叶哈亚·本·马苏耶、叶哈亚·本·拜托里格、哈加志·本·麦图尔，这些学者都是基督徒，精通希腊语。

马赛尔·局威，犹太人，曾将希腊医学百科全书从古叙利亚文译成阿拉伯文。

土斐利·本·阁王尔·然哈威为基督徒。

散罕录·托巴尼退卜利，犹太人。

格斯托·本·劳干·班尔·兰斑克是基督教人，精通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译著颇多。

尤素福·胡里·格斯，基督徒，著名的基督医学家和翻译家。第一位用阿拉伯写作的叙利亚医学家。曾任哈里法麦蒙的御医，并于830年被任为“智慧宫”翻译馆馆长。

撒比提·本·古赖是萨比教徒。他将许多天文学和几何书籍从希腊文译成了阿拉伯文。

此外，除了犹太人、基督徒外，还有祆教徒。

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之初，基督徒在希腊人和穆斯林之间起了联系作用。最初，叙利亚的聂斯托里基督徒先把希腊作品译成叙利亚文，尔后又从叙利亚文译成阿拉伯文。在著名的“智慧宫”作为翻译的中心建立之前，翻译工作多为基督教、犹太教以及新入伊斯兰教的人独立进行。

在这场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起用波斯人、希腊人和印度人充当骨干力量。特别是波斯人，他们不仅精通自己的文化，而且还熟悉希腊、印度文化。被征服后，阿拉伯文化的程度也很高，在翻译运动中功劳卓著。

伊本·奈迪姆在他的《书目》中列举了从波斯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翻译家：阿布杜拉·本·穆葛番尔、阿里·奴布罕提、穆萨·优素夫·本·哈里德、艾布·哈桑·阿里·本·齐亚德·泰米木、哈桑·本·散罕里、比俩宰尔、坚班里·本·萨里姆、伊斯哈格·本·叶齐德、穆哈默德·本·加罕里·班然密凯、海夏姆·本·尔西姆、穆萨·本·尔萨·库尔德、扎德威·伊本·夏哈威·阿斯法罕、穆哈默德·本·班罕拉姆·曼图亚尔·阿斯法罕、班罕拉姆·本·马尔丹、欧麦尔·本·凡尔罕。

翻译印度古籍的翻译家有艾布·阿布杜拉·本·伊布拉欣·本·哈比布·法扎然·库法。



实际上，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翻译家，也不仅仅是这些提名的作品，还有许多不太出名的翻译家和没有记住或不太重要的作品。

有些书或许不仅翻译了一次，多次被译为阿拉伯语，同样，也被校正了多次。有些翻译作品已经散失，而留存下来的也散藏于各地的官方图书馆，如开罗、巴格达、贝鲁特、伊士坦布尔、马德里、巴黎和柏林等。

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于公元726年建立了巴格达城，25年后，巴格达城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商人云集巴格达，当时的巴格达有“世界文化都会”之称，成了穆斯林世界学生的“朝向之地”，纷纷来此求学。在当时的众多学者中，有一名叫凯克的印度天文学家兼数学家，他随身带了一部天文学，书中运用了1、2、3、4、5、6、7、8、9这样的数字。哈里发对这部书感兴趣，便责成学者伊本·易卜拉欣把它译成阿拉伯文，之后，印度数字就在这时的伊斯兰世界流传开来。

那时，书院、宫廷和清真寺常常成为讨论学术的场所，也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机构。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亲自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意见。这种讨论会在阿拔斯时代呈现出一派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

3. 持续时间久长，涉及语种繁杂

阿拉伯翻译运动开始于伍麦叶王朝第6任哈里发（公元7世纪后半叶）时期，到阿拔斯王朝中期（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达到顶峰。

在这次翻译运动中涉及的语言，除了阿拉伯语外，还有波斯语、希腊语、古叙利亚语、希伯来文、拉丁文、阿拉姆语、梵语和科普特语等。

翻译的途径也有所区别，有的是直接翻译，有的则是间接翻译的，如侯奈因在翻译希腊古籍时，一部分直接译为阿拉伯文，而大部分则是先从希腊文译为叙利亚文，再由助手译为阿拉伯文；又如对于印度文化的翻译，有的直接译成阿拉伯文，有的则间接从波斯文译成。印度学者和阿拉伯学者来来往往，接触很多，这是直接的影响。波斯和印度相毗邻，波斯受印度文化影响极深，印度的许多古籍先被译为波斯文，然后再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这是间接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印度故事，都是间接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的。阿拉伯语的修辞学也受印度文修辞的影响。有一本论演说的印度著作，被译为阿拉伯语。后来阿拉伯文章重视修辞学，这无疑多少受了印度语的影响

不少波斯学者，既精通波斯文，又通晓阿拉伯文。他们将古代波斯文学——诗歌、